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至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宸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璽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傅綽

綽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高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綽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論曰

無諍論言此一作有知一作三論者雷同詆訶一作恣

言罪狀撫一作毀諸師非斤宿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徧

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與學一作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

構諍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

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
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
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
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歛望
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

英華作丹

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倚撫一作營造枝葉

英華作彼業非

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更改

舊宗乙

一作各

立新意同學之中取捨

一作寤

復別如是展

轉添糝倍多愬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

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

一作嘉樹弊牙

雖復人說非馬家握

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所

一作於

失道不亦

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

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則

一作爾乃

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怱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

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

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

一作何

嫉詐干犯諸

師且諸師始一作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

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

且教有小有大有四字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

道一作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

貶之事從佛一作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一作何得

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

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一作可以

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

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
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
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譬敵鬪訟豈我事
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
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
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興盛於茲矣吾願息諍
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撥一作怵異家生其恚怒者
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徧著之心說

於中論不一作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無徧在一

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靜

守幽谷寂爾無為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

間然故使一無使字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

能一作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

縱橫之士奮鋒頽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

行別辭一作解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一作桶其

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倚撫同異發摘疵

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益一作知未達

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

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

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真是世一作人間所重

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

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

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

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者言諍與

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為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
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
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
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
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在
存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人一無之失即有取
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心使心受言詮和合
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

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

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

以曲成教誠深致防枉杜一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

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

甘糞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

耶若糞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

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

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道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

勝則聖人勝我

一作劣

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

所宜示

然一作

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

夜擊柝瞑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

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

一作論

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

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

通於内外子所言須諫

一無諍

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

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

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
不相徃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
物之貞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徧執本之與末又安可
知由未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
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
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此彼此之名的居誰處
以此而言一作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
專一作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

旋轉入牢穿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

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

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

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枉之不脫

慙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

涉求之一作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一作

髣髴避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

分別也一作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

言亦為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
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胃襟盡情
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
間耳明月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羣籟必響吾豈逆
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
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
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一無申字取而用之寧勞
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舌消晷漏

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且一作考真偽整觀
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
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
全以釋典明之

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
以為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
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

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

本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貪集作操人所寶與

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為寶其義一也庸夫謂

之作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

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

不止杼柚其空閏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弊以此邀集作

福蜀本作以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

僕曰美哉庶矣

一本作子曰庶矣哉
仍有冉子曰三字

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

一作政

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

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

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

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

之戶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取其利也

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

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一作

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

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豐

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

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

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

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其四百八十餘萬

時承元魏之亂一作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

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頰覩冗俗

一作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此一無

字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家作佃家也被強家收半奉一作之大半之

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一無數其信後行

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

阜一作人俗康阜頰之力焉功侔管一作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已

以一作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一無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

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

萬直以選賢授仕一作任多在藝文才與職非法因事弊

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此字無崇秩之所

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

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

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

初天下編戶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

公稅增倍其一作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

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氓皆破一作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

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

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

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

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

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

一作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

家足教敷一作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

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一無此二字之

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

準一作
作糴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

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
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宗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
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
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
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
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隳
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
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

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睿謀舉
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
及一作致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

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
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

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一作要適今之宜既

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流而無竭夫欲人之安也

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寧斂之欲

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優恤之心取非獲己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敏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

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一作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

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

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作旋致罄竭更仍貴糶一作糶往復

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

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

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

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

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

斯不難矣往者一作在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

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
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
廢於執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
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常堅又以穿廣運潭興
漕之利揚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

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

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
懼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竒畫之士以發皇明
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疑謁見天子前席
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
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
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
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
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

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鉞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
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
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
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疑人賈害豈天道毀疑
歟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
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
乂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

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奪疑作奮其長筭以

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胃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

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

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

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疑殖醢不足

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

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

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

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

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論

領其集作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

升矣集有貴字操其竒贏乘上之意集作急集集作售於有司以

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集作三司皆有官屬分部

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

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

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言蜀本

作云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漢書作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

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

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權酷興歎稱其職者必能集作皆挾

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折秋毫

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

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

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

集作痛哉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
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
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
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
縱人世集作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
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

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
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
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
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
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
祀不掩豆公儀休集作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
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
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

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歎而已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

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
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

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

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作惑敢託陸之

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

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

稽玄極下順人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

之道斯則人倫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

為習禮伯仲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

俗獨為君子遠道任心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

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

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

於俗以疑是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

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鄧林之

初婆婆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罩青雲

而立此則相湏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千星辰楚

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

崩坳塘莊子作堂共泯此則相湏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

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疑

作

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牝
鷄晨鳴三賢奴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
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
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
鷓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
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
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爲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

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
結愛閔墻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
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
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
疑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
覩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妻之爲義矣非有
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如鬣彼兩鬣結歡
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

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
六尺之孤況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臣之室主
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鵲孰能
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動
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
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
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
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

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歛迹井蛙
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
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選五畝有足
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
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
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文足爲樂也而無賴
之徒不思其友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
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

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
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蛇
鬪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
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
子栖息不過於蓬葦咀嚙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
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蠶介側目切齒遂使菽
爾箕帚蠹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
角稱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崗之望痛矣

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冶斷
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
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
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
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闕連貌
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
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待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
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

者爲之迴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附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劔挂頭疑作冠鷄佩假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

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屬於鷓鴣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
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
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實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事共
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
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
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代卜
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齊之餓死
君頽之萬舞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

餘裕

一作綽
絳有裕

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善哉言也吾無間然

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睹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爲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即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

一作及

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

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願聞疑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跼天躋地每心一作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祇足以攪其心慮非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子之

堂苟有胃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
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睹博我以友第弘我以禮
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義之鄉而今
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
清猷於絳素垂令範於黎甿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
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

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

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
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
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
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於
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
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
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噓口疑復

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

羣

疑作郡

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

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

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

散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羣響雷應銓擇多誤

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爲

雄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

疑作性

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

庸未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

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
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
苟免者也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
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
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
禮盡曠微倖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
筮日筮賓卽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謁
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

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
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或非輕
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末乎於是大雅之
友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
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
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
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竒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
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

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疑作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

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切切惻惻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

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
喬養楊恭母如親則室家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
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誣乎務省諸身而
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
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
即有緩急用粹作
急緩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川

作急

士君子未嘗免於集無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

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盜不拒於劇孟

且夫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

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

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鵲鷦在原

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况朋友

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湏集作以力憂患而不拯其

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

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

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

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集有良字

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
周公則可

深知他人不
可故再言之

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

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
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
劉渾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
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

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
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
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
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踈濶逮乎魏其武
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魏霍改節則
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蜀
有賓客賢人與叅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
二字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自

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

音呂覽出

自然

無傾奪之勢其食

作素

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為朝

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

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

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

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

臣明矣雖有賓客

作川辭

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

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

集作槐柳

齊列所

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
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奸智獻其計
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巖無不由此昔漢武謂
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
如市人集本無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
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刑賞

應正論一首 片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

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

殊

一無此四字

異操而聚民之多僻

一無此四字

獨正者危未能

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

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无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

吉難

一作誰

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

一作襟

降階揖

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讜言

一作忠

為已任以蒙養

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

士設教理訓

一作物

開物

一作訓

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無刑人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政一作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

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

舉竊寶之憊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

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

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應而無咎矣乎觀一作矢漁

于崇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

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
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
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
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胷臆之中一作請
正之門懷疑
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
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
六字一作維正直而
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
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
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
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希旨論人苑中
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
而一作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英華作建非威太守漢
帝誠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

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

一無此字

言此則歸正不阿乖旨順義

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

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甘

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

爲和是知以

一作

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

一無此字

否而論道乃

一作方

恢正體之節候引正而遵度故

曰物貴相

一無此字

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

若以不同見議

一作譏

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

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

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

一作統

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

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

一作帝

王之德慎

之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

法者君上也然則非

一作匪

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

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

自能恕之豈可

一作足

令臣之曲筆也肇知任寬恕

五字一作

是知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

乎此一字無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密網

一作深密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

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豈謂道教為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

盜不預焉即心辨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

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

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網集作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

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
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
嗃嗃无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無

此二字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

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抵云為國者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凝
網重罰在於施槩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
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

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

騷捨銜轡於奔縱一作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

見鞅一作駕轉逸膏盲更深醫人僕吏一作何功之有

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變為唯帝王之令一作歟對曰

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

上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高一作帝

之所造也用親故撓一作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

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

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

一作王陛下愛子
曰一作
奏言

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

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於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馬斯一作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

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

君

一作

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

一作

攻諤諤其節思為

社稷之臣蹇蹇

一作

匪躬願叅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微

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
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
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為深耻
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問僕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

集作夫

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

之言蓋非

非集作有激

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

為夫子美於

集作夫

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

是焉

四字集作十有八九焉

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

有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具重歟古

之帝王將刑一人脩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

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徇於朝示於野

六字集作徇於朝於市於野

昭然於衆同

集無同字

方棄之所示容

二字集作不易也

也君莫聖

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

集作於

舜而有夔龍縉

雲高陽佐之莫哲于

集作於

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

智

集作敏

於成康於

集作于

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

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集作法不敢失明刑獄不

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

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

一作是又作折

則君子時或妄訟于集作

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

之詞也

集無也字

偏詞雖君子不信之

三字集作不
足以信字

矧非君

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集無此
二字

巫以鬼神占良

集無良字

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

足以自體而况訟

訟集作語言
又作有言

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

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

集作
扶撲

之濫

焉大即

集作
則字

性命必有鈇鑕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

三字集
作而此

六人者

集無
此字無一

以集作好輕
又作欲輕

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

集作
好輕

傷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

喪邦歟夫子之言蓋輕

蜀本非作

於季路賢者

七字集作非苟然者

審

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

集無者字

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

已而為之一言焉

六字文粹作為之言焉

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

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

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有

集

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集有為夏字

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

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粹

于作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

矣是知

文粹無
知字

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

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

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

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

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使犯死

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

文粹
作五

木加連鎖而

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饑
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
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
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
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
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
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

破巨石裂大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

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

集作有

非常之罪也哉彼

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

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必知權

川文粹作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

是

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

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

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

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

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知而謂之智不知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也文粹作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

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為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憐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

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
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
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鞠獄之法始於疑
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
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
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
為獄誓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
大桎梏之重輕撈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

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
粹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
其徽纏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
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

或默

疑作點

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

為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
淹延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捶拷之下場以強
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

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
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
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
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
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
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
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
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圜扉嚴邃守者羅

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暝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

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
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
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魯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疑作決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

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
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

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作

清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

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仲尼之修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樂書曰太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闕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

月以為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
為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燮理陰陽平和九州
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
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
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為賢人
其為將者扞城之材為國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
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
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

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
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
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遵之王言以為之國
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疑之
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䟽得罪上雖切齒朋援未移
衆知必復其位時為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身必
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暮年而
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宦

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
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
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二字疑

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
之甲誅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
人皆曰武臣之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
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為亂之
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湏至於亂

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賞論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闕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

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相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

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
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
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
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劒氣立為勅敵馳突擊刺
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首面身
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
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
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福豈不

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温溲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於官與士君子比肩

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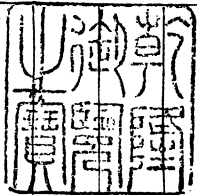
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

左傳作孫

桓子恐避諱

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

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

宋 李昉等 編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十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蒼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周禮作瘡

寒疝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催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太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

城

一作場

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

爰至九市

一作久視

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

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

遯

一作錄

其刑

一作形

金漿非遠明珠還趾其價能使業門

之下鼓響獨聞

一作傳

雍祝之傍簫聲猶

一作獨

在周禮疾

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

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

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

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家
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
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
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
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則
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詆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
色辯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
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

為甜桂心為苦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

見晉書本

傳

之讀莊子異孔子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

盡意政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

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

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

一作孟浪酬

塞

一作賽

惡之人

一作人

者多愛之人

一作人

者鮮是則日處百方

月為干治

一作軸

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

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

一作友

患起膏盲病

興府俞

一作俞附

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

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

二字一作胡

麻鹿藿止

一作纒

救頭

痛之病

一作疴

麥麴芎窮反救

一作止

河魚之疾

一作腹

思不

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

四字一作侯者侯疑作死

於玄都揚

已名於綠帙

一作藉

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

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

夫脫一鴈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

賢過切

醫不能生始有悔

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志執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

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

川文粹作恚非

書焉後之或者復

川文粹作

覆

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冥于理矣或

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魯不知悔

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

曰譬彼死矣將若何魯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

也可不謂

川文粹作為

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

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

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

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

蜀本
作覆

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

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
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作猶亦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

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

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
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伸之終於六十
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
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
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
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
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
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始

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

於澤

疑作澤
上於地

可以臨矣天地不變

疑作
交

可以否矣則天

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

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

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

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

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

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

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

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一作雷在山下可為頤矣

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

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

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

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

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

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有火可為賁矣澤上於天

可為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為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下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下有山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為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是也

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韜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

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
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
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
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
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
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羣嶽則崗巒
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
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

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剗而脔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

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

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

文粹作暖

其肉鑽其骸精

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

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

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

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其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

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

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
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
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
發烟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
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
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膾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
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
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

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獸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
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
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為
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
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
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著龜論

于 邵

卜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

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
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
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
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鈞深
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
龜窮禍福乃載陽而履陰繇得疾梨終驗齊莊之難兆
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
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

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蒼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篇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

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
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壘蓋先王
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

集作乎

清明將之相在於

集作乎

雄傑清明

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

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
得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
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
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
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
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
眇小蔡澤折頸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
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
福祿終泰張良是也

前史言張良質美子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精不釋陳平之濁俗則

知清精者雅矣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
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
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
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
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
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

集作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
一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
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
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
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
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
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
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
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
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
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
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
聖人之道不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
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

宜無聚大衆

仲季集作

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器

季春

集無此二字

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

集作

功

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

殺草蕘田疇美土疆土工

集作功

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芾

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

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

築城郭穿竇塞脩囷倉謹蓋藏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

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

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闕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益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天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歛虐集作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

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

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一有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集作方冊興亡治亂之道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

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
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
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
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
必言其中正而去其竒袤其有噐然而不顧者雖聖人
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
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
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

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

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
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曠也故
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
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以
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
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
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
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

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
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
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
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
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疑益為善而疑無
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鳥雀為滅
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
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教化

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關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

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疑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

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
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
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